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

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

二可改為是乃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

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



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  
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  
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  
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  
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  
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  
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  
入關省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  
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  
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  
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  
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  
及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  
此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  
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  
系日詔旨轉厲群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  
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  
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



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

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

我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聳公不存私正不

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

**蜀相**

者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

又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

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

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

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

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

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愚以二宮

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

曰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

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

多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

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

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

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



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  
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  
不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  
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國數  
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  
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  
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  
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  
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  
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  
勇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  
州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名綜還爲書部與  
及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  
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  
心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  
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



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  
不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  
許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  
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  
止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  
早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  
主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  
畧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  
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  
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  
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  
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  
入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  
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  
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  
不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  
神寔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



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  
任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  
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曷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  
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  
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  
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  
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弛  
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  
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  
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  
心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  
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  
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  
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  
兩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  
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



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  
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  
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  
不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  
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  
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  
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  
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  
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  
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河北  
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  
臣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  
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  
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  
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  
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  
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  
工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  
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  
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  
反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  
不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  
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  
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  
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  
正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  
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  
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  
系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  
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  
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  
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  
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  
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



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  
小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  
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  
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傲幸因  
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  
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  
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  
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  
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  
帑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  
變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  
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  
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  
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  
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  
傾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  
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



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  
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  
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  
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  
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  
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  
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  
三曰昔許子遠舍素就曹規畫計校應見  
納受遂破素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  
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素氏  
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  
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  
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  
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  
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  
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  
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



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  
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  
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  
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  
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  
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  
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  
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  
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  
以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  
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  
三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  
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  
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  
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  
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  
向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  
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  
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曰權問普卿前  
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  
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  
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



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  
以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  
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  
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  
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  
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  
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  
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  
長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

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  
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  
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范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軹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  
災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  
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  
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  
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  
于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  
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



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夜亡  
催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  
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  
入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  
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  
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  
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  
白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  
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  
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  
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  
斃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  
衣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  
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  
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  
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  
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  
訣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

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

軻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  
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  
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  
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  
心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  
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  
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  
曰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  
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  
軻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  
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  
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  
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  
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  
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



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稽會

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不迴撓初亦迂

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黃武五年範

年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

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

石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

臨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

臣松之案範死時權不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

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

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

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

女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

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

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

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



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竒惇亦  
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  
心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  
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  
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  
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  
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  
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  
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  
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  
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  
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  
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  
見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  
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  
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  
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



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  
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  
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  
上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  
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  
做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  
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  
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  
頭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

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

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

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

進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

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筭

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達常笑謂諸星

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

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閒居無為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其



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  
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  
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

求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

子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  
旨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

日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碁  
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

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  
手彈之孤城鄭媪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

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  
大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

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二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

石于筭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

工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驗  
來事雖禪竈梓慎其猶病

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  
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

風吳越又不知各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  
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

八卦之象故疊疊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  
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

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  
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  
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

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  
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



不第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  
 貝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儔猶不能自  
 免刑戮况達但以秘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  
 術蓋非一方探頤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  
 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  
 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  
 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  
 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  
 遠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  
 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  
 從而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  
 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  
 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  
 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  
 元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  
 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  
 覘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鷲而埋於苑中架  
 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

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  
 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

此頭白鷲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  
 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

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鷲死亦有鬼也  
 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

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  
 以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

禾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  
 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

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之并求  
 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

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  
 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

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  
 川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

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



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眾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之臆斷以為惑眾所夏蟲不知冷冰耳

大輒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

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一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

心折類廣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

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

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

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

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  
 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  
 又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  
 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  
 身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  
 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  
 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  
 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  
 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  
 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  
 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入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  
 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  
權嘗饗蜀

貴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  
而群下不起禕喟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  
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  
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  
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  
吳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  
以脩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荅曰登階躡履臣  
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



范慎時在坐朝恪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且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朝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羽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嬰母未必有詛使輔吳復求嬰父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能答坐中皆歡笑

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美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

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上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

為恪至尊轉之遜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

劫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

遜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

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

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

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

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

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

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

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



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逢蠱至敗  
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  
化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  
其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  
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  
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  
父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  
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  
禁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  
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  
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  
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出  
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  
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  
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  
本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  
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



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  
追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  
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  
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  
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  
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  
布兇慝又充軍用藜蓀稂莠化爲善草魍  
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  
小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  
茹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  
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  
壯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  
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  
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  
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  
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  
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  
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



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  
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  
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  
于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  
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  
于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  
具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  
于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  
以辟由嘑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  
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  
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  
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  
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  
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  
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  
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  
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  
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



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  
 其本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  
 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  
 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  
 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  
 苟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  
 詔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  
 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  
 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  
 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  
 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  
 亡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  
 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  
 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  
 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  
 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  
 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  
 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  
 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  
 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



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叙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惟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

其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秘權死問欲矯詔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日十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群下大小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

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氏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金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邁有上官之暖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大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



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  
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  
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  
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  
但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  
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恪  
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  
兩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  
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  
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  
加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  
水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  
合田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  
矢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  
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  
邊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  
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  
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



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  
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  
裸身緣邊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  
亂所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  
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  
亦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  
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  
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

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

年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

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  
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  
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  
吏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  
實之軍乘虛輕之  
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

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  
爭扶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  
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



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讎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



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備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九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



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  
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  
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  
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  
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  
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  
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  
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  
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

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  
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  
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  
惻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  
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  
爲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  
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  
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  
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



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  
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  
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  
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  
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  
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  
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  
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  
上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  
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  
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  
下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  
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  
計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  
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  
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  
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



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  
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  
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  
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  
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  
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  
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  
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  
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  
例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  
氏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爲變與亮謀  
且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  
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  
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  
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  
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  
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  
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



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  
 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  
 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  
 人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  
 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  
 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  
 王上欲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  
 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  
 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  
 常滕亂恪曰卒腹痛不任入亂不知峻

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  
 右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  
 叙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  
 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

心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亂亂勸恪還

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亂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亂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亂微勸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酒數

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



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

引亮還內 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 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

得如吳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

正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

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聖曰汝婢語曰汝何故血鼻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

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

恪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

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群

吳著况吕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

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

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

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

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探甲羽檄交馳

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

憂色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

為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



而載之可以鏡誠  
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

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  
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  
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  
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胷投  
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

父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  
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

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

追兵所逮格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

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

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

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

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

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

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

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



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  
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  
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  
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  
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  
不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  
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  
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  
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  
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  
訂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  
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  
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  
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  
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  
四言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  
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  
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



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  
 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  
 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  
 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  
 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  
 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  
 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  
 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  
 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

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  
 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

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

又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

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  
 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  
 於堅子之手不可謂  
 智冲議為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

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

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  
 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



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

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尤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

亂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

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

西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

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

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

舊恩封亂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容儀

吳書曰亂上表陳及時宜

羽冠尚公主年二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

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

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

卑恪將悉眾伐魏亂諫恪曰君以喪代之

除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



吳志九  
二五  
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  
冢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  
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  
廷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  
心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  
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  
表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  
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  
任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往而不克哉以亂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曰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亂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  
矣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  
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  
水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  
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  
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



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

收亂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亂爵高

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群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亂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亂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

失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

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

為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

毋丘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

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

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

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入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

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

引吾足幸不死而足自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

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

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

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

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

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

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



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  
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  
何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是歲蜀使  
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

來聘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欲因會殺峻  
爭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  
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  
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  
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  
暴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  
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  
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  
胤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爲安民都  
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  
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  
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緄  
史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遂使人報胤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



以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  
 台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  
 丞丁晏告亂取據并喻亂宜速去意亂自  
 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飛軍孫咨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  
 緄緄不聽表言亂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  
 以率兵騎急攻圍亂亂又劫融等使詐詔

兵融等不從亂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韃廣陵江都人

山陰吳郡  
避亂居山陰葦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  
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葦山下有華德

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  
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

融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

亂顏色不變談

者常或勸亂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  
 以委緄就公時夜已半亂恃與據期又  
 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  
 追故皆為亂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  
 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亂及將士數十人

夷亂三族

臣松之以為孫緄雖凶虐與滕亂宿無  
嫌隙亂若且順緄意出鎮武昌豈徒免

山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  
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緄遷大將軍假節



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  
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  
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絀遇慮薄於峻時  
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絀絀殺惇慮服藥  
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  
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  
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  
恣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  
一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

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  
千人絀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  
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  
八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  
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  
一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  
遂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  
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  
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絀授兵三萬



八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  
不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  
長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  
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  
親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  
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  
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  
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  
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

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  
真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  
綝亮妃綝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  
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

園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  
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敕之使速上岸為

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  
後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  
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  
時園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奉手正爾自  
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  
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  
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



緜緜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  
帝韃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  
以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  
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  
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  
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  
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自於事為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

台群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  
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  
石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緜遣中書  
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  
仁彝不肯署名緜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

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緜

立琅邪王休緜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  
小曰緜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  
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  
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  
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  
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  
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  
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



君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  
詔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  
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  
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  
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  
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  
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  
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  
道側絀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徒尚於

陵遷公主於豫章絀意彌溢侮慢民神  
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  
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  
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  
以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  
夫命棊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  
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  
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  
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



日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  
生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  
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群公卿士暨于  
八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  
阜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  
赫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  
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  
長安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  
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閻亦封亭侯綝  
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  
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  
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  
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  
而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  
而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  
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  
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  
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



吳志十九  
三  
曰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

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緄求中書兩

即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將軍魏邈

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吼休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

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

首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

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

益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彊起之使

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

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

又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

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

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

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緄復曰願沒爲官

休曰何不以亂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

目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

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

以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



可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  
以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  
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  
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  
爲祭奠，其懼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  
王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  
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  
品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

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  
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  
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  
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  
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  
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  
公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  
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



吳志十九  
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  
領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  
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  
穴三族

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  
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  
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  
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  
沈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  
繇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  
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  
夷其宜矣

蜀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後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  
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  
璜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  
璜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  
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  
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  
小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



此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

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臣蕃沈醉頓伏

妬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

所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

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

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群臣

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

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

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

因酒酣輒令侍臣朝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

丞相蕃朝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

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

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

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

質蕃上証明選下訕楨幹何傷於日月適多見

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

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

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

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

同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

不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

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

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

勿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



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  
鄂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  
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  
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

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  
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  
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  
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

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

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

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

以其母誅故不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

不以道終意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

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

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



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

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

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昫語盡日衆人側聽睦既出問何如睦曰秦始皇

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

皇后壬辰立皇弟粦為陽平王八月孫權

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

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

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

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

之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

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

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

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

以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

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



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  
 以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  
 大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  
 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  
 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  
 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  
 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  
 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  
 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

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  
 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  
 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  
 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衣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  
 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  
 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  
 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  
 江表傳所言  
 亦理為長

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  
 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  
 之孫景之子



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  
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  
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  
兩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  
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  
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  
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質上  
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  
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  
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  
力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  
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  
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  
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  
以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  
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  
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  
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



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  
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  
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  
以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  
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  
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  
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  
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  
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醜酒中毒隕命

走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  
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  
陰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  
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  
以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  
以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  
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  
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  
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書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皇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感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

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逐佞邪抑奪姦勢如定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



姓罹杼柚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  
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  
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  
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  
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  
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  
渴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憾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  
下頌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

祭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  
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  
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  
明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  
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  
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  
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  
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  
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



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  
前列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  
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  
衣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  
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杭也  
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  
凶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  
守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  
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  
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  
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  
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  
治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  
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  
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  
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  
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  
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



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

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齒不群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

賁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以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

薛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冰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

作亂以循為丹楊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時

江不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掛賊

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

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

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大興五年卒追

王謚曰穆循諸所著論

公世子隰臨海太守

非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少為晉諱改之

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

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

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

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

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

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

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



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  
心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  
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  
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  
一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  
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  
躬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  
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初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  
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  
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忘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  
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  
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  
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  
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



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  
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  
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  
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  
樂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  
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以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  
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  
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



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唯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回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言瑞應皓以問曜曜荅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得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



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以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主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汶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惟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無芒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負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旣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  
 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  
 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  
 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  
 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  
 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  
 士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  
 乞垂哀省矐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  
 之垢故又以詰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  
 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  
 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  
 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矐曰矐運值千

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  
 侍承荅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  
 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  
 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  
 不彰實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



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文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目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關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



吳志二十一  
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  
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  
亦有文學也

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  
後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  
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  
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  
元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  
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

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  
稍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  
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  
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  
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  
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  
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  
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  
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



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唯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冉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亂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齊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薪之喻於今爲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口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言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心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



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  
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  
焉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  
共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  
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  
人吐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加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  
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  
日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  
以往年鈔盜無日今曾背有嫌首尾多  
事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  
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  
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  
不吝此急盡力工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  
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  
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



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  
脩德恠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  
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  
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  
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翼宣仁澤以感  
伏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  
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  
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  
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

德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  
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  
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  
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  
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  
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  
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  
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  
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



曾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  
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  
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  
化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  
一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  
人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  
曼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  
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  
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  
懼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  
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  
一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  
一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  
曾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  
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  
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  
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  
六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



邵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  
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  
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  
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  
文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  
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  
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  
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  
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  
曰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  
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  
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  
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  
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  
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  
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  
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  
入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



兵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  
非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  
郡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  
人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  
十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  
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  
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  
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  
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

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  
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  
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  
而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  
日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  
三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  
貫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  
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  
不格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



卯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  
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  
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  
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  
工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  
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  
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  
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  
以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  
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  
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  
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  
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  
石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  
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  
益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  
長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  
仁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



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  
心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  
典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  
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  
水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  
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  
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  
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  
符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  
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  
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  
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  
延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  
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  
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  
文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



吳志二十一  
二十五  
一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  
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  
之才胡沖以爲立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  
必不得已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  
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  
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  
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  
耳

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吳志卷之十一

十一



國



